

太陽旗上的暗影

✓
史諾 著
克明 譯

太陽旗上的暗影

史諾 著
克明 譯

中華出版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

太陽旗上的暗影

每冊實價二角

經
售
處

發
行
者

著
者
譯
者

全國各大書店

中華出版社

史克
諾明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月初版

目次

第一章	關於日本的戰略……………	三一——一六
第二章	對於日本的赤色歡迎……………	一七——二四
第三章	戰爭之內的戰爭……………	二五——四〇
第四章	未曾征服的中國……………	四一——五〇
第五章	日本面對着赤字……………	五一——六四
第六章	中國的戰略任務……………	六五——六八

附錄

日本戰爭資源對於國外供給之倚賴性……………	六九——七四
日本輸出貿易之依賴性……………	七四——七六
日本的航運……………	七六
日本的財政……………	七六——七九

別的經濟金融方面·····	七九——八一
總結·····	八一——八四

太陽旗上的暗影

史諾 著
克明 譯

美國名記者史諾氏，多年來在我國擔任倫敦「每日捷聞」報通訊記者，以數年前出版的「遠東戰綫」和去年出版的「西行漫記」二書，馳譽世界。「西行漫記」是記述史氏在陝北前紅軍區域的見聞的，文字極為生動，在我國已有譯本。去年我國全面抗戰爆發後，史氏復往來我國各戰綫，寫成「西行漫記」的補編，題為「太陽旗上的暗影」現已插入「西行漫記」一書，在美重行出出版。

第一章 關於日本的戰略

日本在中國的戰略，是不是已經達到了它的目的呢？照表面上估量，也許可以得到攏統的正面答案。

日本的陸海空軍不是仍顯示得力量優越嗎？日本大炮與中國大炮在數量上不是成了三十與一之比嗎？日本飛機與中國飛機在數量上不是成爲十與一之比嗎？日本不是有着強盛的海軍，而中國完全沒有海軍嗎？日本在經濟上不是未遭損害，它的工業根據地仍然安全，它的戰爭資源仍在增加，而它的人民和軍隊的情緒仍如往昔一樣堅強嗎？

日本已經毀壞或掠奪了四分之三的中國現代工業，使中國的對外貿易差不多削減了一半，它侵入中國領土近五十萬方哩之多，它的海軍目前控制了所有的中國海岸。它的陸軍從長城向南衝到了黃河，從上海向西達到了長江流域的心臟。它蹂躪的區域有十省，它侵佔了並焚毀了一個國都——南京，似乎還準備着再進攻其繼承

者——武漢。

不過××越延長下去，其結局如何，越成爲疑問，這在表面上看來，似乎不見得，但實際真是如此的。日本越深入大陸，在未來的時日上那不祥的暗影，將更加增長。它越是得了多次數的戰役勝利，更明顯的是：這種災害，將更不能單以陣地戰或以佔據城市到若干星期，若干月來瞭解，而必須以兩種强有力的命運，代表着兩種相反的生活，經年累月，拚個你死我活，每方面都堅決要爭取對於大陸，對於五萬萬人口的霸權的鬥爭，來加以瞭解。並且在這個遠望的透視圖中，最後的決定，不會單在武備方面，而要在亞洲戰略的兩個主要因素——時間與空間——方面。

要估量自從近衛首相所謂『中國事變』發生以來，日本究竟是成功或失敗，我們先得將日本的目標範圍了解清楚。從基本方面講，這是很簡單的。日本企圖征服全亞洲，逐去白種人，最後並要控制全世界，這是再不能懷疑的了。荒謬嗎？不能令人相信嗎？我們也許可以這樣想。但是在東方居住了十年之後，日本軍閥的坦白宣言以及他們累次的行動，都已使我相信這就是他們的綱領的邏輯。而且他們還做到

了使我相信，在「替天行道」的日本軍閥心理中，實現這小小的計劃的宗教信心，乃是二十世紀的中心事件。

但是每件事都要逐步進行的。在目前的侵略階段中，日本的軍事目的，是要真實的征服華北，內蒙和中國西北的一部分——面積約等於日本本土三倍大——這些地方日本都是想把它們變成和「滿洲國」一樣的殖民地；同時在華南，目前若能用某種方法獲得近於控制的局面，或以保護國的方式，或以半保護國的方式，日本也許暫時可認為達到目的。

在經濟方面，日本到處所遇着的工業競爭，它必須一勞遠逸地，像在「滿洲國」一樣，非把它消滅不可。日本要獨佔中國的天然資源，中國的交通，中國的人力，以至中國的整個市場。

政治方面目標已經更擴大了。一切真正的中國人的主權，非把它毀滅不可，而中國的人力和產力，也必須加以改造，在將來進攻西方列強的時候，可以便利日本的徵發利用。這就是日本的「大亞細亞主義」，「中日合作」和「安定遠東和平」的夢

想。

這樣就夠了，從戰略上說，利用這些行動，日本希望武裝它的邊界，從朝鮮遠跨蒙古平原以達中亞細亞，把陸地的障礙破壞一切中蘇的接觸，將蘇聯東方與南方的兩翼完全包圍起來。同時，沿着富庶的但是至今仍未設防的中國海岸，日本海軍計劃建起要塞與海軍根據地，以最後完成其西太平洋的統馭。這些根據地一旦築成之後，沒有巨大的犧牲，是不能把日本逐出去的。日本海軍的侵略主義者，預料從這些根據地，他們會終於把南太平洋的西方人的最後要塞，攻毀無餘，——同時他們的陸軍可以開始進擊歐洲的門戶。

不過，這是真實的，當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進攻華北的時候，它沒有打算一口就咬下目前它正想一下咀嚼完畢的一大塊。出乎意外的事實發展，迫使它不能不對付這塊足以引起急性不消化症而死亡的巨大食品。因為不能獲得預期的速戰速決的勝利，它不能不深入遠較原來計劃更為廣大的區域。時間的拉長，漸次改變了日本原來的土地侵略企圖。同時，它不可避免地陷入了空間的糾紛之中，戰爭繼續下去

，它已經無法自拔出來。

因爲時間與空間——這在戰略理論上可以解釋爲游擊戰的延長和戰爭區域的擴大——在力量的互相關係上，將是日益有利於中國的因素，而在戰爭初起的時候，日本對於一切主要問題的回答，却只有「速決」兩個字。

日本需要「速決」，首先使衝突不致擴大規模的戰爭；第二，使中國人民不致在齊心抵抗的意志中發覺他們自己的力量；第三，因爲日本所需要的，不但進入戰爭的時候是一等強國，而且結束戰爭的時候仍在經濟上，政治上有能力可以應付任何其他強國或列強的聯合；第四，使它能保持其對外貿易，可以立刻開發其占領地，並充分保全中國的經濟基礎，使它能從中國榨取戰爭損失的賠償；最後，它要能夠在國內人民開始感到這冒險侵略所給予他們的可怕經濟痛苦之前，把真正勝利的結果，帶到他們面前，以防止國內的叛亂或社會革命。

但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多數日人原來相信不會超過六個月的戰爭，已經進入第二個年頭了。而戰爭的結束，仍遙遠無期。因爲日本不能在時間上與空間上限制

這次的戰爭，日本已經在爭取上段所說的第一和第二點方面，確定的陷於失敗。而且，可以預料的，它對於爭取第三和第四點，也將失敗。若是連最後一點也都失敗的話，日本的太陽也許不會在一個新的帝國上面昇起來，而會在它舊有的帝國的廢圯上落下去。

日本的根本錯誤，就是沒有把它的軍事，政治，經濟三方面的戰略，配合起來；尤其是沒有把它的軍事戰略，依着它在中國的和國際間的政治需要，調整起來。從單純的軍事觀點看來，多數的觀察者都認為日本的戰略，在大體上是完善的；在大多數的實例上，執行得很好，甚至於卓越；而對於達到眼前的目標來說，是理智上成功的。但是大的錯誤就是：在發展它的軍事戰略的時候，日本毀壞了那可以運用一種狡猾的政治戰略的餘地。

日本軍閥深信他們「瞭解中國」，瞭解中國人的心理，習於鄙薄一切西方人對中國的概念，但他們所表現的，却是幾乎不能令人置信的政治幼稚，沒有認識到在估計一個亞洲式的戰爭中，政治戰術所能占得的決定地位。從政治的觀點看來，他

們幹起來簡直像外行一樣，完全不知道當代的政治形勢，以及中國內部力量均衡的特點，那在過去二十年來發展變遷的教訓。

結果，日本差不多失掉了利用一切內部階級性，地方性的矛盾，對立，忌妒等的好機會；這些機會，在戰爭初起時，都是可以充分用靈活的政治戰略來操縱的。日本不能不變動它的軍事戰略，時常改變它的目標；但是困難增加了，最後失敗的範圍也擴大了。如果人們想要找出一個單純的理由，來解釋今日日軍的進退失據，我們可以這樣說：日本甚至完全沒有去領略南京政府在江西累次剿共戰爭的教訓，它沒有利用蔣介石氏克復蘇區的策略，蔣委員長幾次說剿共戰爭是「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日本侵華戰爭的政治部分是差不多一樣大，但是日本的參謀本部在運用戰略的時候，幾乎以為政治因素是不存在的。

日本政治戰略主要的錯誤，是在過於低估中國人民今日所表現之統一，士氣，民族主義，反日主義的寬度和深度。日本開始作戰的時候，以為它的敵人仍是早先的民族主義前期的中國。因為過於重視分割力量，腐敗政治，叛變，地方主義，不

抵抗主義自動的影響。它事實上並未能採取方法，使中國這些矛盾變得尖銳，却在軍事行動上做了每一種可以減低中國內部矛盾的事情。這樣，它所企望的完全錯誤了，它所企望的唯一使它能獲得速勝的，是中國人民的內部分化和自相殘殺，但它已嚴重地失望了。

這樣，即使在華北，它的估計也證明是錯誤的。冀察當局宋哲元，山西的閻錫山，山東的韓復榘，這三個華北首腦沒有一個投降去做傀儡。日本過去在這些省份支出的幾百萬活動費算是白化了。日本要佔領一尺地方，都須付下軍事的代價，而現在它仍是膠着在那裏。北方的民族主義精神，以前是脆弱的，但仍舊足夠迫使當地重要的中國領袖，起來抵抗；對於這些人物，最初多數人都怕他們不免要將中國的土地出賣給日本人，但結果他們的英勇抵抗的程度，是令人驚異的。

在上海，尤其在南京，日本在經濟與政治戰略上計算的錯誤，最爲嚴重。現在大家都知道，日本的發動進攻長江，特別是進攻南京，在時間上是犯了一個絕大的錯誤。我以爲這可能已經成爲歷史上有決定作用的錯誤之一，其影響恰與最初所

期望的相反。日本希望早些將華中實業，金融，政治的心臟毀滅，這樣它就可以「使中國屈膝」。而實際上，它反使中國站立起來了。日本對於長江下游的驚人攻擊，它對於中國政府以前的經濟根據地的全然掃毀——以及所有日人計算可以限制時間但實際上却反使衝突範圍擴大的恐怖和極端手段——都沒有把中國的抵抗擊毀，而只是使它更活躍起來。

日本在上海以及南京的××××，只是造成了一件它應該竭力避免的事情。它把經濟的毀滅帶給了本來在客觀上最反對戰爭的中國政府中一部分統治者羣——那就是集中在上海租界或其附近的「買辦資產階級」——他們的繁榮與經濟前途，大部份依靠與外國××主義妥協。日本這樣完全低估了他們在南京政府中的決定的政治影響；這些人素來是主張對日妥協的，而且直到南京陷落以前，仍在客觀上準備出賣華北，以換取幾年在南方閉着眼睛的太平日子。

這些人被排除之後，中國的政治力量的基礎，開始迅速移給年青的最有民族意識的份子——這些份子反對妥協的幻想，認為抗戰是長期鬥爭獲得獨立的基礎，祇

有日帝國主義完全被擊潰之後，才能停止。這樣，日本便將那些在鬥爭中要『失掉一切』的人們的權力擊破，並把它移給了那些相信可以爭回一個民族——那些相信可以爭取一個世界——的人們。

所有那些照日本想來可以使中國早點引起內部分裂，使統一抵抗不可能的地方對立，都因它在中部幾省的野蠻戰爭而大大的減少了。它毀滅了在中國積資階級中幻想與日本可能共存的好夢。在中國的小資產階級中，最後殘餘的一點妥協的幻覺，也給破壞了。最嚴重的是，它把曾控制了全國的統治權，對於日本在達到北方軍事目的之後實行妥協條件絕對不能少的南京的政治經濟力量給支離分散了。

即在西南方面，如有力的白崇禧李宗仁將軍等，多年來都離開了中央政府，獨自統治着廣西，日本的希望都已經證明是幻覺，它的陰謀和賄賂都沒有用。李白二將軍不僅拒絕乘國難之危去利用日人慷慨給予的扶助，實行盲動地爭奪政權，而且戰爭一開始就派遣軍隊北上，一時成了中國抗日堅強的柱石，單獨出兵參戰至百萬之多。